

潮头

鲍
涛

著



谨以本书献给雄安新区的创业者们！
谨以本书献给“一带一路”的建设者们！



吉林文史出版社

出版 (E1) 目前尚未有图

潮头

鲍
涛

著

常州大字图书馆
藏书章



吉林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潮头 / 鲍涛著. — 长春 : 吉林文史出版社,
2018. 2

ISBN 978-7-5472-4861-4

I. ①潮… II. ①鲍… III. ①中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023831 号

潮 头

CHAO TOU

出 版 人 / 孙建军

作 者 / 鲍 涛

责 任 编 辑 / 王明智

封 面 设 计 / 東方朝阳

出 版 发 行 / 吉林文史出版社

地 址 / 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 邮 编 / 130021

网 址 / www.jlws.com.cn

电 话 / 0431-86037501

印 刷 / 北京长宁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880mm × 1230mm 32 开

字 数 / 83 千字

印 张 / 4

版 次 / 2018 年 6 月第 1 版 201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472-4861-4

定 价 / 42.00 元

内容简介

故事的主人公吴疆出生在知识分子家庭，身为设计院院长的父亲早早为他设计好了前程——先在自己的设计院干，退休后推荐他到堂妹的设计院干。然而，好强、敏感、不安分的吴疆恰恰处在1985—2015年这样一个剧烈变革的时代。无处不在的机会让他不时偏离父亲设定的轨迹，创造属于自己的人生道路。

故事由单位分配的房子过于破旧狭小，吴疆决定到上海投亲改变生活引出。以回忆的形式描述了他从高考失利，到成人高校学习，再到海南建省闯荡创业，遭遇亚洲金融危机不得已返回设计院的曲折历程。

接着顺写了他在上海的工作生活：设计院增加的收入并不能解决实际问题，费尽心思跳槽到房产公司。几年后，感情危机和买房遇阻又迫使吴疆辞去房产公司职位。回到老家干几年水处理设备厂总工，最终回到原设计院成立的监理公司做监理。监理公司重用他，派驻他去外地监理地铁工程，由此引出另一段出人意料的情感故事。

如此多次跨行业地更换工作，本身就体现了吴疆具有非同

常人的鲜明个性和能力。起初的跳槽动机无非是想多挣点钱实现改变生活品质的理想，背弃了原单位和亲戚，似乎可以断定吴疆是个唯利是图不讲情义的人。但从把孩子接到上海，逼走对他很有好感的女同事这件事上，可以看出他是个更加注重孩子的未来，更加顾及家庭的有责任感的男人。或许，故事的结尾又颠覆了读者对吴疆的顾家印象，但仔细回味，一定能体察出作者尊重人性、尊重偶然事件改变人生命运这一客观规律的良苦用心！

故事情节中设置了三名与吴疆命运相关的女性：孙茗——有初恋意思的高中同学；苏琴——在海南一起打拼的前妻；余萍——同样夫妻分居两地的孤独人，承接起整部书的构架。

现如今雄安新区的建立，正像当年海南、浦东一样，会吸引无数青年去那里追逐梦想。因此可以说，这本书也为雄安新区的创业者而作！



引子

公元两千年，也即吴疆回到设计院的第八年，针对全国各个城市大中型企事业单位的经济体制改革，在国务院最高层领导的亲自指挥下，全面深入地开展起来。

设计院，这种长期由国家财政支持的纯事业单位也不得不走向市场，转型为企业，自负盈亏，参与残酷的市场竞争了。吴疆所在的这家设计院本身规模小、位置偏、专业性强。要凭借着设计方案参与市场招投标竞争，再接到以前那样的由政府下达的任务，是根本不可能的。

身为院长的父亲退休之前，凭借着他丰富的上层人脉关系和多年积累的社会资源赢得了不少大、中型设计任务。而继任的院长土生土长，视野狭窄。不论深度和广度都是无法企及的。父亲从大局和长远考虑，审时度势，在联系了他堂妹的父亲，也就是他堂叔并得到十分热烈的回复后，最终决定让吴疆到上海投亲谋求更大发展。

单位分配的房子显得那么破旧狭小，阳台略微向外倾斜，局部外墙砖已经粉化，内墙皮潮湿起皮脱落。

“这样的房子能住一辈子吗？”当吴疆把这个问题抛向妻





子苏琴，得到的只有沉默和充满忧郁的眼神。

是啊，随丈夫来到这里已经八年了。通过国家公务员考试，在政府机关谋得一份文职工作，工作性质轻松稳定，工作环境优美舒适，薪水不太高，却是女孩子最中意的职业之一。孩子5岁了，乖巧伶俐，是学前班里老师挺喜欢的一个，再过一年就要上小学。本来苏琴打算就这样相夫教子，平平淡淡、安安稳稳、甜甜蜜蜜地过完一生的……

吴疆全权负责家庭，妻子苏琴甘当贤妻良母。妻子苏琴公司里有位同事，是吴疆大学同学，今年三十岁，是个帅气的小伙子，两人感情很好。来去如风，人称“风流才子”。吴疆对他的评价很高，说他不仅人长得帅，而且很有才华，将来一定会大有作为。吴疆的父母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名牌大学毕业的。他的上面有一个姐姐，比吴疆大十岁。在他刚上小学的时候，她却几乎快高中毕业离家工作了。父母的忙碌，大姐的远离和生性的怯弱，使他丝毫感受不到知识分子家庭的优越，有的只是无尽的孤独和悠长的等待。

吴疆出生后三四个月的时候，左鼻翼长了一个血管瘤。经过几个月的定期X光照射后肿瘤不见了，可细胞组织也受到了伤害而滞长，造成了成年后两侧鼻翼极不对称，给外观带来了很大的影响。又因为体质差，季节变换的时候稍有不注意便会感冒发烧导致扁桃体发炎，红肿的扁桃体直接威胁到肾脏，不





得已十几岁就进行了扁桃体摘除手术。懂事后暗暗与别人相比，他才知道自己是多么残缺，这为今后的自卑、忧郁性格埋下了伏笔。

高考失利带给吴疆一生中最晦暗的日子。有一段时间，他在家一坐就是一天，思想进入极度混沌之中：生与死、成功与失败、现在与未来、快乐与痛苦、正直与邪恶……一系列的问题翻江倒海般涌来。答案则是模糊不清的。因缺乏自信，对自己不抱希望，心底里本能的反应是对人生的逃避；另一方面，求生也是人之本能。这样，他总感觉自己被撕裂成了两个人。一人悲观厌世，只求速死，他称其为投降派。另一个不甘失败，主张背水一战，全力拼搏，他称其为主战派。他的肉体被这两个隐形人轮番控制着，长时期难以自拔。

吴疆的姐姐，恢复高考的第一年考上了医学院，大学毕业作了一名医生。她以职业性的眼光、不容置疑的态度动员全家体检一次。结果，吴疆的不幸又来临了，医院尿检报告单显示他患上了可怕的、难以治愈的慢性肾炎。紧接着，他被家里禁止进行一切体力活动，因为医生们一再强调，这种病只能静养，不能有一点劳累。不然会加重病情最终导致尿毒症而不可救药。吴疆的情绪坏到了极点，为排除误诊的可能，姐姐带着他奔波于各大医院——化验、检查，像车轮战似的把他搞得烦躁不安。对于家里的“小题大做”他不止一次地抗议，可是无济于事，终于，他被整日软禁在床上。

躺在床上的日子是多么无聊啊！吴疆本能地在记忆里搜寻着不多的能给他带来愉快的日子，或者幻想着健身成功的那一



天，他比周围的人都步履矫健、身材魁梧时洋洋得意的样子。沉浸在添枝加叶的美妙幻觉里，借以打发本应在健身房里挥汗如雨“洗刷耻辱”的时间。然而，每次南柯一梦的结束就是烦乱不安的开始。被子三番两次地被他踢到地上又引来了母亲不乏疼爱的呵斥。看到母亲日益衰老的面容，他心里真不是滋味，自己已经老大不小了，非但不能侍候老母以报寸心，反而要她费心。一股愧疚、懊恼之情充斥了他的胸膛。

投降派彻底占了上风。“他们”不停地、一遍又一遍地叨念着一句话：先天不足，后天难补啊！……吴疆渐渐失去了生活的勇气，在很长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面如土色，气息奄奄。一想到未来就产生强大的恐惧意识，并因此不寒而栗。他知道自己正处在靠近死神的危险时期。如果他努力克制住自己不去做傻事（自杀），拖延到中年，他会逆来顺受，安心承受那些负担的。可是，与其那么累地活着，又何不如现在就轻松地死去呢。他情不自禁地想着各种各样的死亡办法，多次进行小试以验证要承受的痛苦程度：他学着喝红星二锅头之类的烈性酒。每次喝到烂醉如泥，不省人事。呕吐更是家常便饭。较清醒的时候吐还好，醉了之后吐便一片狼藉，不可收拾。

吴疆清醒地意识到自己已经染上了精神忧郁症，并有愈演愈烈之势，而要治愈它几乎是不可能的。他给自己定下要比别人强，要有一番作为，不成功便成仁，决不苟且偷生的人生观。然而，远大的志向和残酷的现实之间巨大落差所形成的痛苦敲打着他脆弱的神经。如果任其发展下去，其结果除了进精神病院就是被人当废物耻笑，这都是他无法容忍的。



肾炎的打击严重地挫伤了吴疆的自尊心，使他处于绝望的境地。他不敢相信自己还有争取到成功的能力：身体、大脑和相貌本身就让他无地自容；他崇尚爱情，没有爱情的婚姻不可能幸福甜蜜。对于未来的婚姻他决不愿意放低要求。然而，如果不带任何幻想的成分，面对现实的话，在他这样的人身上是根本不可能产生爱情的。这一点正是今后是否能够虽苦犹乐的关键，一个涉及良性循环或恶性循环的决定性问题。吴疆难以接受这个摧毁他美梦的事实，就凭这一点他也无法活下去！他也曾寄希望于心灵美，但这正暴露了自己以前的天真：博得心目中的女孩的爱，如果没有魁梧的身躯、俊美的容貌和智慧的大脑，那是根本不可能的。

求生的本能使吴疆困兽犹斗，垂死挣扎，始终没有对自己下杀手。尽管预料到未来的残酷性却不知如何防患于未然。他咬牙挺着，面对未来，太多的困难，太多的忧虑，太多的困惑让他失去信心。他像一个抱着救生圈漂浮在惊涛骇浪中的人，不知道哪一个大浪打来就会葬身鱼腹，他消沉着，也在反省着，无奈中消磨时光。就在此时，同学孙茗浮现在他的脑海。





潮头

他们住在同一个家属大院，并在同一所学校同一个班级上完两年高中。两年时间里，上学、放学，迎来朝阳，送走晚霞。每天大约要走一小时的路程，这样便时常遇见，最不可思议的是，他们竟然从来没有说过一句话。每当走出家属大院或校园大门，吴疆发现她在前面的话，总是保持一段距离跟着。其实，他非常希望孙茗能主动跟他先说一句话，哪怕先打个招呼也好。那他一定会用双倍的热情加以回应的。他猜想她也是这么想，等对方主动一些吧。一个男生，班上、学校里、同学间，每天发生那么多的事，随便拿出一条就可以交流的呀！

悄悄拿出高中毕业班的同学合影，重新认真审视照片上的孙茗；她在第一排蹲着，影像比较清晰：脸盘端庄、俊俏，胸部丰满、挺拔，确实动人。

吴疆忍不住拿起电话，拨通那再也熟悉不过的、某商场营业部的电话号码。在被拒绝 N 次以后，坚持发出第 $N + 1$ 次邀请。不知是诚心所动，还是度过了矜持期，就在他极度绝望的时候，接电话的孙茗竟主动提出可以到离家不远的一个湖边观湖赏月。

那是一个中秋月圆的夜晚，皎洁的月光朗照着湖面。两个人肩并肩漫步在湖边宽敞的大堤上，心情无比激动。

吴疆缓缓向孙茗道出心曲：“茶余饭后，想起这惨淡的人生实在没有意义，一天到晚为填饱肚子而拼命。没有快乐，没有寄托，缺乏浪漫、惊险、刺激；人心惟危，尔虞我诈，互相利用；真想自戕而死，不愿如此偷生！谢谢你答应了我，从明天开始我就要重新开始，请多帮助我吧。”



孙茗听完吴疆的话，表情有些愕然，说道：“真没想到你会有这些想法，莫不是我让你等得太久，你故意这么说来吓唬我的吧。你在我班还算挺优秀的，今年只有一位考上大学，你能考上中专也很不错了。不像我什么都考不上，只能去当营业员。”

沉默了一会儿后，孙茗接着说：“吴疆，你打算什么时候去报到上学？”

“我不打算去了，父亲说设计院正在招描图员，而且凭中专录取通知书就可以免试上班。据说想去的人很多，真是难得的一次机会啊。”吴疆说。

孙茗满脸向往，说道：“真羡慕你呀，有这么多的机会。只可惜白白浪费了一个中专指标，要能让我去该多好啊！设计院挺不错，常年在办公室坐着，夏天有空调晒不着，冬天有暖气冻不着的。”

吴疆听了却一脸的不屑，愤愤地说：“也不知道描图能干出什么名堂。银行也在招工，像我这样的成绩免试也要。我倒想去银行工作，不想听从父母的安排。”

“你的工作怎么样？”他继续问。

“早晚倒班，起早贪黑的，整天站着，有时还要看顾客的脸色。一天下来累得不行。”说到痛处，孙茗起劲地倒苦水。

就在他们一言一语谈兴正浓，快走到一座拱桥桥头的时候，正巧看见一个摄影记者模样的人在不远处招呼他们，请求他们帮忙配合一下，他们马上明白了他的意思，谁也没有推辞，只是默默地按照摄影记者的要求去做。

记者把他们摆弄得面对面站好后，回到摄影机旁，因不知





道他们是第一次离得这么近而显得拘谨。不停地喊：“靠近一点，再靠近一点。”直到嗅到相互呼出的湿热气息，他们才听到他说：“好！”紧接着耀眼的白光一闪。

这是吴疆第一次这么近地靠近一个女孩，他感到心在狂跳。几乎不敢正视孙茗的眼睛，目光越过她的头顶，只偶尔扫视一下她的额头，只见她的额角有一道平时不易察觉的比周围肤色略浅的白痕，这道白痕成为他这一晚留下的唯一清晰的记忆。

两个月后，吴疆坐在床上仔细欣赏手里拿着的一张印刷精美的明信片，明信片上的画面很美：绛紫色的月夜里，一对恋人依偎在桥栏杆旁，背景是一泓宽阔的水面波光粼粼，萋萋的芦苇随风摇曳，高悬的月亮略显昏黄。大概谁也想不到，这种在市场上发行量很大的明信片中的两个剪影人正是他和孙茗。

过了几天，吴疆拿着明信片如约第一次到孙茗家。

孙茗说：“听你说过你在练健美，你的肾病好了吗？依我看，你还是不要练的好，如果劳累可能会复发的。”

吴疆立即打断她的话说：“我认真考虑过了，一定要继续锻炼下去的，就算为此缩短了生命也在所不惜！”

孙茗听他说完这话，显然不能够理解，嘴巴微张着看着他。“你不觉得你的想法和别人不一样么？想想看，一个人对自己得到的往往不很珍惜，别人正在羡慕你马上就有好的工作单位和优越的学习条件，可你不觉得你在浪费它们么？你这样做是拿性命开玩笑啊！今天不和你聊了，我还有事，你回去好好想想



吧。”孙茗生气地说完，转身回到卧室，关上门更衣去了。

三

吴疆的父亲身体很结实，目光如炬，不戴眼镜什么都看得清清楚楚。他年轻的时候特别注重体育锻炼，吴疆曾经见过许多张父亲在单杠、双杠上做动作的黑白照片。他脸方方的，额头特别宽，这一点让人觉得一定是一位充满智慧的老人。

刚吃完晚饭，父亲把吴疆叫到自己的卧室里，和颜悦色地与他谈了许多决定他命运的话：“你能到设计院工作，了却了我和你妈的一桩心事。你先好好描图，明年春天参加全国成人高考，考上后带薪学习，毕业了和正规大学毕业生一样从事设计工作，享受一样的待遇，这不挺好吗。”

多么有理有据，合情合理。以吴疆当时不高不低的成绩，不走这条“光明大道”又能怎样。

不过，停了一会，吴疆还是勉强说出了自己的想法。喃喃地说：“据说一家颇具规模的商业银行正在招工，我想去那里试试。”

父亲立即反驳道：“不行的，如果没有熟人帮忙，你去那里肯定是没有机会继续学习深造上大学的。凭一张高中文凭，



怎么在社会上立足！与其如此，不如上中专好些。”

吴疆不再说什么了，命运替他选择了一条没有退路、充满竞争、明显处于劣势的险道。

对于阳光型男人来说，他们大都呈现精神饱满、满怀激情、待人热忱、充满自信的状态，享受着高级人生，即有意义、富有成就感的人生。对于忧郁型男人来说，他们的精神总是受到压抑，长期处在萎靡、颓废、沉沦的氛围里。只有极少数人，为摆脱这种情形且具有天分的话，也能获得惊人的成就，转而享受高级人生。就其中大部分人来说，忍受着低级人生即虚假人生，过着毫无意义的生活。处于两极人生之间的便是死亡，在这里不包含人生的一切感情色彩，却能使人得到永恒的安宁与恬静，远离烦恼、忧愁。当然，也得不到快乐、幸福。吴疆决心努力工作，尽力逃离当下所处的极无意义的低级人生，全力向高级人生迈进。当然，在使出浑身解数，竭尽所有精力仍旧不能改变局面时，他认为选择中庸之道——死亡，还是十分明智的。

卧室里，吴疆正播放着节奏感强劲的音乐，对着镜子拉拉力器。一段时间以来，他严格执行自己制订的健身计划，效果还是比较令人满意的：思维的灵活性、手脚的敏捷性、记忆的牢固性以及理解能力和精神面貌都比以前有了明显的改善。体力也由于情绪的平和显得比以前稳定多了。整个身体状况处在中等偏上的水平。但是毕竟时间太短了，梦想中的肌肉还不见踪影。

孙茗进来，看见吴疆不听她的劝阻，一意孤行地干。面沉



似水，赌气似的站在一旁一言不发。

“你不是想减肥吗，不如我们一起锻炼更好。别傻站在那，过来拿起哑铃试试。等我练完这一组动作再教你要领。像以前一样乱糟糟地，干什么也不行。我应该尽力把身体练壮实，别人不把我当汉子，就算明天或由于病，或由于被逼必须去死，今天也应该活得像汉子。”吴疆恨恨地说。

“谁不把你当汉子了，总是说死呀活呀的话，好像天要塌下来似的。”孙茗愤愤地继续说道，“我不懂，我不可能懂。你虽然瘦了点，但这并不碍事，更谈不上命运不济。你总是用大词来压迫自己，不觉着有点杞人忧天么？”

两人僵持了不长时间，孙茗声音不大，略带迟疑地说：“我们……我们这样来往容易引起别人的误会，以后没事就不要再找我了。”

吴疆听到孙茗说这话，竟然没有当回事，随口“嗯”了一声继续完成下面的动作。音乐喧嚣奔放，人汗流浃背！

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吴疆再也没去找她，也没约她。当这一切都完结时，他没有一点惋惜和痛苦，那时的他是一个纯理想主义者，抱着“没有感觉怎么可以谈恋爱”的观点。





四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设计院描图不到一年，吴疆考上了本系统最著名的成人高校的本科部。实现了大学梦，走出改变自己命运的第一步。

接踵而至的功课是繁重的，这是一所国家重点名牌高校。特别注重文凭含金量，强调函授生必须与日校生一视同仁，能力相当。所以，吴疆不得不专心读书。

在工作和学习的间隙吴疆还坚持着他的健身理想，五年过去，他的体质和体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然而，在他的心灵深处，始终感受到一种冬日里处在阴影下照不到阳光的阴冷感觉。分析一下，主要原因在于他对于上班干的事根本提不起兴趣，刻板地制图和描图一点创意都没有！

他情绪很差，整天没精打采的。工作时，表面看着手里在忙乎，实际思绪时常开小差——幻想着和自己最心爱的人隐居在环境极其幽雅的、依山傍水的茂密的树林里。他们一起耕种庄稼，劳动里充满了欢声笑语；黄昏夕阳的余晖隔着茂密的树冠，斑驳的光影洒在他们洋溢着甜蜜幸福的脸上和健壮的身体上；六弦琴是他们最亲密的伙伴，陪伴着他们尽情倾诉心里的